

## 第八回 逢義盜行劫酬恩

詞曰：

父命事關天，悶愁泣杜鵑。一朝惡煞又率纏，雖著堅將敏，知恩又俠浦珠還。

右調《南村子》

再說棗核釘，自那日討了素梅回來，便有得隴望蜀之意。自忖道：「論起前情來，我該奈何素梅一個死，方出得我的臭氣。又想到鄒小姐身上，她絕無一些不好的。我或者借這個惡丫頭，做個蜂媒蝶使，機緣或在她身上，亦未可知。權且不念舊惡，及以情義結之，使她替我傳消息，有何不妙？但說到情義二字，必須弄這丫頭到手。一來且出我的火，二來使她傾心於我，自然與我幹事了。」算計已定，每日在妹子房門外張頭望腦，尋個風流機會。

這日合當有事。婉如偶然走到嫂子房裡去，適值陳氏獨自在那裡鋪牌，見了姑娘便道：「來得好。我只曉得鋪牌，不曉得打牌。你可教我一教？」兩個便坐落了，打起牌來。天九九、地八八、人七七、和五五，且是打得高興，竟忘記素梅獨自在房裡了。恰好棗核釘從外邊來，往妹子房門內一觀，不見妹子，只見素梅，便鑽將進去，叫一聲：「我的親姐姐，幾被你想殺我也。」忙把手摟定素梅頸子，要去親嘴。驚得個素梅魂不附體，回轉頭來，將他臂膊著實一口，咬得鮮血淋漓，還不肯放。

棗核釘此時恐怕妻子知覺，不是小可，只求不要聲張，放他出去罷。素梅道：「我一到你家，原是羊落虎口，知是必死的了。但因姑娘待我甚厚，苟延在此。你若再來時，我惟有一死以完我的節操。」棗核釘此時亦無可奈何，他但口內喃喃地道：「節操，節操，少不得落我的圈套！」只得又像養頭髮一樣，推病在書房裡，替任數日，養好咬傷之處，以免妻子打罵，按下不題。

且說鄒小姐自那日賣了素梅之後，一面付這銀子與輕煙，叫她到伊母舅吳宗家裡去，煩他衙門、監口使用，只要老爺不受狠苦，就多費些也罷，一面叫父親寫了一封辨冤書子，遣一得當家人，再往京去求戴侍郎寬釋。

家人兼程到京，投了書。戴侍郎接來一看，大怒道：「胡說，叫他家奴才來見我。」一見來使，便連聲罵道：「你家老畜生還有什親情寫書來與我？若是曉得親情，不該殺內姪了。若說不是你殺的，你該還出凶身來了。我家公子現殺在你家，你主人又尋不出殺人的賊，還賴到哪裡去？若要求活，只好再抱個胞胎罷！」

鄒家人跪求道：「家主人又非挑腳牧羊之輩，也知王法的，焉有大相公數千里而來探親，從來又無口角，一到即殺之理，求老爺詳察，必竟另有個殺人的在那裡。只求老爺姑念親情，略寬一線，待家主人慢慢去緝訪出人來，就是老爺萬代恩德了。」戴侍郎道：「有事在官，我這裡也不便回書，也不能寬釋。你去對那沒良心的主人說，有何法拿得兇人著，有司自然寬釋。你主人若拿不著，決要借重抵命的了。不必在此胡纏！」

家人回來，對小姐說完，即往監中，一五一十說與鄒公知道。鄒公也默默無言，歎口氣道：「我今生又不曾枉害一人，如何有此惡報？除非是前世冤業了。在戴家，也說得是。既不是我殺的，也該還他一個凶身抵命。我想凶身豈得沒有，但我決還不出。如何是好？」一面且用些銀子求知縣孫剝皮緝獲殺人賊，一面打發管家各處察訪致死根由不題。

再表紅鬚，自那日祝琪生送他銀子，救了賭分之厄，便往北京去尋個頭腦，發在兵部效勞。奈嚴嵩當權，朝政日壞，非錢不行，不能展他的技勇。便回身仍往南來，遇著一班昔年結義的好漢，復邀他落草，勸他還做些沒本錢的生意罷。紅鬚道：「將來是個統局，我輩循規蹈矩，原改用處。我今隨便隨你們去，須得要聽我調度。」眾人道：「兄是智勇雙全的，自然調度不差，我輩焉有不奉命之理。且請到寨中再領教便了。」

紅鬚遂隨眾上山歇了一晚。次日見寨中不成個體統，因道：「咱今來此，必須幫你們興旺起來，另有一番作為，不可賊頭賊腦，以見我等皆仁義之師。一不許逞凶殺人；二不許淫人妻女；三不許擅劫庫藏；四不許打搶客商。」

眾人皆笑起來道：「這不許，那不許，若依兄所言，是佛祖臨凡，不是羅剎出世了。叫俺弟兄們去尋哪一家的錢？如非敲梆募化度日了。」紅鬚道：「有，有，有第一可取的，是貪官污吏的錢。他是枉法來的，取之不為貪。第二可取的是為富不仁的錢，是盤算來的，分些不為過。列位依咱行去，又無罪過，儘夠受用。」眾道：「不如遵命便了。」

遂過了數日，家人思量出門走走。若要依計而行，除非貪官。且尋個世宦人家，發發利市。照大哥所言，枉法的有銀錢是大家用得。內中一人道：「聞得鄒鄉宦家裡為了人命重情，本主現拘禁在獄。家中六神無主，盡可行事。」一齊皆說有理。

是夜，便明火執杖打將進去。各處一搜，並無財寶。逕打到內室裡，只見一個標緻女子在牀後躲著，便問她道：「你家做官的，財寶在哪裡，快快說出來免你的死。」便把刀在鄒小姐的頸上邊一嚇。驚得鄒小姐魂不附體，哭訴道：「我家父親是做清官的，哪得有錢？況且目下又遭無頭人命，衙門使費尚然不敷，連些衣服、首飾，也皆當盡，實是沒有。」眾人見她如此苦告，難道空手回去不成？姦淫一事，又是大哥所戒。不若將此女帶回本寨，送與大哥做個夫人，也不枉走這一遭。遂將鄒小姐一挾，帶回寨來。

紅鬚見了個女子，便不悅起來，道：「我叫你們不要姦淫幼女，你們反掠回來，是何主意？」眾人齊道：「姦淫是遵論不曾姦淫一個。因大哥寂寞，領這一個回來與大哥受用，受用。」紅鬚便問那女子道：「眾人可囉咱你麼？你是誰家宅眷，可有丈夫的麼？」此時鄒小姐已驚得半死，哪裡說得出一句。停了一會，方才說道：「我是鄒澤清之女，已許祝琪生為室的了。」

紅鬚聽得祝琪生三字，便立起身來，吃驚問道：「你既是祝恩人之妻，便是咱恩嫂了。請起，坐下，慢慢細講。」鄒小姐聽得叫琪生是恩人，便知有十分命了。紅鬚又道：「果是祝恩人之配，我便立時送你到祝家去。」鄒小姐又哭個不止，道：「蒙君大德，感激深恩。但祝郎近日遭大盜馮鐵頭所扳，已在獄多時了。紅鬚大喊道：「豈有恩人受無妄之災，咱不往救之理？如此說來，恩嫂且權住在咱寨中，此也自有女伴相陪，斷不致污恩嫂。」鄒小姐又泣著道：「祝郎有難，義士可以脫得。不知我父親之冤，亦能脫得否？」紅鬚道：「令尊翁與祝恩人可同在上處麼？」鄒小姐道：「同在一監的。」紅鬚道：「這就不難了。恩嫂且自寬心，待咱明日集領眾弟兄去，都取了來就是。」鄒小姐此時見紅鬚有些俠氣，也不疑慮，隨他住下便了。但此去正是

青龍與白虎並行，吉凶事全然不保。

卻說輕煙因那日到母舅吳家歇宿，不曾被擄。次早回來，見家中如此光景，小姐又被搶去，舉目無親，不覺淚如雨下，大哭一場，死而復生。便對管門的老蒼頭道：「你且關好門，管著家中，不可放人進來。待我去報知老爺，或遞失單，或告緝捕，與老爺商量，速差人去查訪我小姐下落要緊。」即時走到監口叫禁子開門，到鄒公面前放聲大哭，道：「老爺不好了。」

驚得個鄒公魂飛魄散，只道上司文詳發下來，想是要斬的了，急急問道：「是何緣故？」輕煙便將家中被盜、小姐搶失的事細說一番，又哭起來道：「老爺呀，這事怎處？」鄒公聽她說到小姐搶失，不覺也哭起來道：「清平世界，豈有強盜如此橫行的理？前番暗來殺我內姪，今又明來搶我女兒。我之清貧，人豈不知？這強盜不是劫財，分明是要我斷根絕命了。殺人搶擄看來總是這起人，豈可不嚴追速告，但恨我拘繫於此，不能往上司呈告。你可與我煩舅子到捕廳衙門先遞一張失單，出一廣捕牌，便可四路差人緝訪此盜嘯聚何所，自然小姐消息有了。」

輕煙忙來見舅子，說了這番異事，要他代告之情。吳宗歎口氣道：「真所謂：『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。』你老爺實是晦氣，偏在這兩日又要起解了，如之奈何？」又想一道：「若要總捕廳去出廣捕牌，倒也是便路，但你是一幼年女子，此番不能隨老爺去的了，家中小姐又不見了，如何是好？」輕煙聽得老爺起解的信，不覺淚如雨下，哭個不休。吳宗道：「事已如此，不必悲傷。你且在我家裡暫住幾時，看老爺小姐兩下消息再作理會罷了。」輕煙從此就住在吳宗家裡。

不知後會何如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---

[返回 >> 五鳳吟 >>](#)

[上一篇](#)   [下一篇](#)  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